

2405

第4辑

89

# 金沙文史資料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金沙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目 录

|                                 |                  |
|---------------------------------|------------------|
| 一四九团一营在金沙保卫战中·····              | 蒋景香 ( 1 )        |
| 第二次解放金沙的石场之战·····               | 张仲业 ( 彝族 ) ( 6 ) |
| 鹞子洞战斗简介·····                    | 张守琪 ( 9 )        |
| 忆姑父陈仲修烈士·····                   | 张仲业 ( 10 )       |
| 太平军在打鼓新场片断·····                 | 刘国治 ( 15 )       |
| 石场中心民众读书会简介·····                | 张守琪 ( 18 )       |
| 石玉书生平事略·····                    | 李访明 ( 21 )       |
| 石玉书先生·····                      | 成正梦 ( 26 )       |
| 忆王维周校长·····                     | 吴亚中 赵永乔 ( 29 )   |
| “打鼓新场”命名考·····                  | 李访明 ( 34 )       |
| 金沙建治始末·····                     | 蒋 涛 ( 39 )       |
| 附件：新场代表石玉书等呈拟将<br>新场设立正县呈文····· | ( 档案资料 ) ( 47 )  |
| 金沙参议会简况·····                    | 张忠孝 ( 53 )       |
| 我所知道的太平乡·····                   | 李文修 ( 58 )       |
| 富生同善园史话·····                    | 周 西 ( 65 )       |
| 安底醋简史·····                      | 黄建强 ( 69 )       |
| 金沙烤烟技术史略·····                   | 刘秉壬 ( 73 )       |
| “潇湘宛在”<br>——岩孔镇水利建设史絮话·····     | 胡集讯 ( 82 )       |
| 新场玉屏书院·····                     | 钱永丰 ( 84 )       |

## 解囊兴学

- 记王廷桢先生创建普惠学校……王荣左 ( 87 )
- 新场私塾……钱永丰 ( 91 )
- 解放前金沙卫生院简况……张忠孝 ( 99 )
- 新场遗风……蓝芸夫 ( 106 )
- 金沙设县后最大的一次祀孔大典……杨智贤 ( 124 )
- 回龙塔碑文译注……李访明 ( 127 )
- 金沙县部分文化遗址简介……贾朝中 ( 133 )
- 麻啄坡苗族踩山节……张国华 ( 151 )
- 仡佬族的一种体育活动“打  
簸鸡蛋”……梁明亮 ( 仡佬族 ) 口述 ( 154 )
- 岩上彝族土目禄氏家史琐记……石国君口述 ( 157 )
- 沙土王成匪乱平息记……王荣左 ( 164 )
- 岩孔观音洞摩崖造像……胡集讯 ( 170 )
- “禁止碑”简介……张国华 ( 173 )
- 新场天主教……丁远伦 ( 175 )
- 金沙设县后哥老会的回光返照……杨智贤 ( 176 )
- 征稿启事…… ( 178 )

# 忆一四九团一营在金沙保卫战中

蒋景香

—

1949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师一四九团一营在团副参谋长吕龙和王全忠营长的率领下一举解放金沙，全歼伪保警队和青年军残部等五百余人。李旭华同志率南下干部随军进驻金沙接管政权，首任金沙县委书记兼人民政府县长。接着在全县范围内相继建立区、乡人民政权，沿袭解放前十八乡、镇的行政区域划分五个区，委派了区、乡干部。在各级政府的大力协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营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斗争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当时我营营部驻“达川黔”和余家院子；一连驻“八景宫”（今一小）；二连驻“西文庙”（今城关粮管所）和“观音洞”；三连驻“川主宫”（现称老县委会）；机炮连驻“黑神庙”（今三小）；我们营卫生所住县人民医院旧址。

1950年元旦，金沙县城各界和城关地区群众在体育场隆重集会，载歌载舞，热烈庆祝金沙解放和金沙县人民政府成立。城关青年连夜赶排节目为庆祝大会演出，我们部队还组织了“高跷队”参加庆祝活动。

1950年1月5日，接上级命令，我营赶到黔西护送地方干部去解放织金，除留下二连的两个排（因在进军途中有一

个排留守鸭池河渡口)驻守金沙,其余一连、三连、机炮连和营部整队向黔西进发。

1950年1月8日下午,织金和平解放,正当我营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和追剿土匪连战告捷之际,2月10日接上级电,数千土匪攻打金沙,令我营火速赶回增援。当天下午部队抵达黔西,由于情况紧急,饭后各连队将部队带到北门外的一块空地上稍事休整,战士们各自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枪靠肩待令出发。不久,吕龙副参谋长走到队伍的前面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我们今天从织金赶来,是为了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金沙人民政府被三千多土匪包围,李旭华县长已经光荣牺牲了,我们二连的两个排正在和敌人激战,上级命令我们火速去增援,为李旭华县长报仇,为金沙人民除害。这时夜幕已降临,尖兵班早已派出,尔后依次一连、三连、机炮连、营部相继出发。当队伍进入金沙境内的岩头上时,得知土匪包围县城后,观音洞和县政府是攻击的主要目标。二连长王成夏带着三排从大定坡突围出来在石关一带活动,王发运副教导员和张振学指导员带着二排坚守在观音洞,还在和敌人激战。为争取时间,全营把背包放在石关轻装前进。到五里坡,各连按指定的路线冲进城里,这时我友邻部队一三九团已从仁怀方向赶来增援。

## 二

在大定坡,敌人缩小包围圈,逼近我留守县城的二连驻地观音洞。在这之前二排长何西成(绰号何彪)同志带一个班住关门垭山头,控制岩孔、平坝方向的要道,王成夏连长

带领三排在大定坡与匪交战，突围后失掉联系，观音洞仅有两个班和几名炊事员共二十余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王发运、张振学坚定沉着，满怀必胜信心，发扬我军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凭借寺庙围墙、神佛作掩护体，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阵地，保卫县城，中午，我二排冲出庙院，向敌人发起反冲锋，机枪、冲锋枪、大盖步枪、手榴弹发出怒吼。司号员小仇吹冲锋号被敌人发现，不幸中弹牺牲，为金沙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机枪班班长徐永盖手臂负伤，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在我军严密火力的痛击下，敌人死伤多人，一个个丧魂失魄，丢下死尸争相逃命。此后，敌人再不敢向我二连阵地观音洞逼近了。在反击中战士管庆书（绰号管彪）右下颌负伤，子弹直穿面部，忍着伤痛，仍坚守阵地。二排副排长袁德庆（袁彪）在反击战中腰部负伤，二排长何锡成带领一个班在关门坝土碉上和敌人激战一整天，粒米未进，滴水未入。何锡成同志虽然上臂负伤，仍鼓励同志们坚持战斗，坚守岗位。我二排在弹尽粮绝、通讯线路被破坏、供给点被封锁、截断的情况下，张振学同志一边设法和县政府取得联系，索取弹药，一边给战士们做鼓动工作。当获悉毕节军分区已电令调队火速增援时，要大家结紧腰带，坚守阵地。这时我二排除牺牲三个战士外，还有五、六名伤员。在这紧要关头，连炊事员也拿起菜刀随时准备和敌人拼搏。夜幕降临，我们的战士忘记了疲倦，忘记了饥饿，严阵以待，各自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一夜，除不时听到零散的枪声外，敌人再不敢冒犯。直到第二天黎明，由远而近响起了紧密枪声，我增援部队从仁怀、黔西赶来把敌人击

退，生俘数百人。保卫了县城，保卫了金沙。

二连是经过“三大战役”（即辽沈、淮海、平津）和渡江作战的英雄连队，屡建战功。二排长何彪（锡成），二排副袁彪（德庆），班长管彪（庆书），是全营赫赫有名的“三彪”。在这次战斗中，他们英勇杀敌，浴血奋战，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冲锋在前，负伤不下战场，体现了人民战士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为金沙保卫战立下了功劳，在金沙的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50年8月，镇远军分区召开庆功大会，分区《战旗报》把我营在金沙保卫战中的英雄事迹印发成专题材料，管庆书等英雄模范人物出席了庆功大会。

### 三

营卫生所在金沙的救护工作。

金沙解放后，社会秩序尚未安定，我人民政府忙于建政工作，没有精力派员接管县医院。原医院院长李悖伍，医护人员李文孝、刘光华等人虽被留任，但没有开展工作。我一四九团一营卫生所进驻县医院，负责收治伤病员。

1950年2月10日土匪攻打金沙，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我二连有部分伤亡。战斗结束后，伤员收住县医院，由我营卫生所抢救治疗。当时收住的伤员有：班长管庆书，右下颌负伤，直穿面部，按医嘱加强护理，除按时给他换药、服药外，每天用盐水清洗口腔，用汤匙喂饭喂水；排长何锡成，左臂负伤，肱动脉被打断，流血不止，每隔几分钟要给他松解止血带，由于伤势严重，危及生命，由县政府警卫连

连长余宗昆率部护送转遵义治疗，途中在黑水桥遇匪不能前进，又抬回金沙抢救治疗；副排长袁德庆，腰部负伤，四班长徐永盖右手负伤，在这之前王发运副教导员在湖水剿匪时腿部负伤，也在养伤治疗中。

当时营卫生所的人员有：医生司杰山、看护长袁庆恩、卫生班长高洪兴、司药李俊清、卫生员薛范仲、蒋景香、张祖芳、挑药人员老冯等共 8 人。此外各个连有一名卫生员。1950 年 2 月下旬，我营奉令归队，我卫生所随队转战镇远。

1988 年 11 月 14 日



## 第二次解放金沙的石场之战

张仲业（彝族）

1951年冬，在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野战医院5号病房里，住着20多个伤员，我是该病房值白班的助理护士。一天，一个腿部负伤的同志问我：“小鬼！你是贵州金沙人吗？”

“你怎么知道？”我反问。他说：“你们毕节专区所有县我都战斗过。听说话口音，你肯定是金沙人。金沙哪里人？”

“三区——石场”我回答。

“哦！石场。”他拖长一声后说：“第二次解放金沙的石场之战你知道吗？”

“不但知道，而且目睹一些战斗场面。”我又回答。

接着他就给我和伤员们讲起这次战斗的经历来——

1949年12月，我军占领了贵州1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1100多万贵州人民。由于我军军威大振，贵州的解放进展神速，是没费多大力气的。正因如此，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地方武装和保安团队，没受到狠狠的打击，我军一到，就起义投诚。1950年2月以后，他们有的一股股人马，相继叛变为匪，加之社会上的兵痞流氓的纠合，土匪四起。敌人到处攻打我人民政府，残害革命同志及家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决定金沙全县各级政府作暂时撤退。

1950年7月，我军第二次向金沙发起总攻。我们一四一团二营奉命袭击金沙西部土匪，并歼灭之。7月7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我营由大定（今大方）的长石出发，经太平，下午二时到达石场区大木树（今县城去清池与长征发电厂公路分路处），部队原地休息。营里召开排以上干部会，部署战斗任务。营长说：“石场就在眼前，住有龙质彬、周少全、周立蒸、周明三、刘玉彬等股匪，近400余人。今天石场赶场（即赶集），为不误伤群众，将其引出就歼。战斗打响后，敌人不会往县城方向逃，更不会向茅坝那面跑，很可能朝街后大山岭上爬，想占领有利地形，顽抗拒歼。四连，由石汤街中直插上场口，速占大山东北面的凉风垭。五连随匪尾追主攻。六连从石场西北面的坳口直奔构皮水，不让匪徒漏网。”

全营疾行至石场小学背后的乱坟山，“砰”——“砰”——“砰”三声枪响，顿时，街上乱成一团，只见匪徒们长蛇似地按营长“指定”的路线，争先恐后地往大山岭上爬行。我营各连按令投入战斗。我排是连的尖刀排，紧紧追击敌人。匪徒们爬上最高峰（今石场区电视差转台处），近百名土匪在一匪首的指挥下，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阻击我军攻击，想压我于山腰，置我于死地。我命副排长指挥两个班掩护，我带一个班向敌人发起第一次冲击，由于地形险要，敌火力密集，没有奏效。此时，全连跟上，连长指挥两个排掩护，我们全排向主峰发起冲击。加之我进展神速的右翼连，已越逾蚂蚱坡（又称麻啄坡）；行动勇猛的左翼连已占领构皮盆地中的小山堡（今构皮学校一带）。敌人见势不妙，丢下十多条枪，抛弃一些物品，狼狈地逃命了。

我们连由最高峰，经沙子坡，过杉林，到龙家寨，追至黄家湾。沿途匪徒们丢掉不少衣物和部分枪支弹药。战斗胜利结束了。

此时，营里在水淹沟吹停止攻击号，全营在构皮水集结，整队浩浩荡荡地开进石场镇。这次战斗，我军无一伤亡，缴获一部分武器。

从此，石场土匪绝迹，石场人民第二次彻底解放了。

他讲完这次战斗后我又问：“一四一团留贵州，没有参加抗美援朝，你怎么来了呢？”他回答说：“调补充团训练新兵来的。”

※ ※ ※ ※

此文是经回忆整理，有知其详情者，请指导补充。

1989年5月15日

# 鹞子洞战斗简介

张守琪

鹞子洞红军战斗遗址在金沙县城西北42公里的石场镇东侧。该洞穴坐落于群峦中之鹞子岩绝壁，距地表35米，洞前有一凹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其东南北三面有宽阔的石芽山地与洞穴对峙。凹地中心自东而西有一溪水流入洞脚清水洞。洞口左侧岩壁置吊桥出入，地形十分险要。

1935年4月红九军团罗炳辉、何长工接朱德4月7日关于“九军团向毕节大定前进”的指示后，根据“所取道路由你们自择；经过各据点附近，应以一部佯攻，主力则迅速通过；不必每天强行军，走两三天择一地形复杂之处盘旋一天，以便迷惑敌人利我前进”的精神，即分一部取道石革闹（石场）西去大定（大方）。该部到石革闹以后，为实施4月7日关于“遇小敌应坚决消灭它以补充自己”的战略计划，迅由周连长带红军战士50余名佯攻鹞子洞。红军行至火石丫万年碑了解鹞子洞敌情，得当地农民孙少云介绍地形等情况，且作向导带红军去鹞子洞附近各要隘处修筑工事。即日经四小时激战，击毙耳洞（主洞穴侧之一小洞）顽敌头目周××，逼洞敌投降。此战斗俘获敌人枪数十，并缴获粮食若干分给当地群众。

1986年1月省博物馆、县文化馆、石场区文化站联合对该洞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

1988年3月15日

# 忆姑父陈仲修烈士

张仲业（彝族）

陈仲修烈士，解放初，任金沙县石场区武装中队中队长。他受赵恒珠、裴慕彬、张承业等同志的影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在许多匪首及国民党实权人物重金聘请的情况下，不为所动，毅然参加革命。在巩固人民政权，剿灭土匪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为民负伤，流尽鲜血，光荣牺牲。实现了他生前说的“我生是人民政府的人，死是人民政府的‘鬼’”的誓言。

陈仲修烈士虽然离开我们近四十年了，但他那颗忠于革命的赤胆丹心，拥护人民政府、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的想法，是值得歌颂的。特别是他那种体现其“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贞立场的一言一行，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 （一）

陈仲修烈士是我的姑父，彝族，生于1912年10月，只读过半年书。五岁时，他的父亲将家中所有田地典当给湖水李保书家，带着全部银钱到四川做生意，哪知这一走，就一去不复返，被人图财害命杀了。

从此，人财两空。我姑父的母亲带着我姑父兄妹共四口人，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但是，无论怎么困难，他们的母亲拉钱背帐也要送他弟兄读书。7岁那年，他的妈妈到一家姓阎的地主家借钱。过去两家关系甚好，满以为百分之百能到手。可姓阎的却认为陈家无根人（即没有能撑门面的人），就反脸无情地说：“世间只有背粮卖，根本没有担书卖，葬人娃儿读书有何用？”顿时，他妈妈犹如五雷轰顶，悲惨凄凉地哭着回家。幼小的陈仲修，问他妈妈出了什么事，老人只是哭，说不出话来。经再三央求，才将被阎家辱骂的语言说了一遍。他听后，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他说：“妈，家境困难，我不读书了，省下钱来，送哥哥读！”从此，他再也没有进过学校。

## （二）

十年以后，我姑父基本成人。此时，他哥哥陈伯修任军阀的地方军一个队长，他就到这个部队服务，每天舞刀弄枪。不久，石场、清池一带发生禄、谢之战，兄弟俩便投入谢方，与禄作战多年。禄、谢之战结束后，由于他有一套过硬的军事本领，国民党的区、乡政权曾多次聘他为队长。解放初，国民党的一些实权人物，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与一些匪首组织什么“反共救国军”，与人民政府为敌，也曾多次邀他入伙，想举他为头。

1949年冬的一天晚上，有一个人来姑父家，进屋就毕恭毕敬地对姑父口称“三爷”，说有话私讲，他们在内屋谈了好一阵后，此人便匆匆离去。第二天我问姑父，“那人是谁”

什么的？”

“饶恩扬叫他来请我入伙，当司令。”他回答。

“去吗？”我又问。

“当什么司令，给多少钱我都不去。”他慷慨激昂地继续说：“这些人太不自量了，与人民为敌，和共产党作对，必遭惨败。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他们的反动本质。”

还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姑父还未睡，又有一个人来他家。此人满脸笑容，点头哈腰地前一声“三爷”，后一声“三爷”地尽是奉承话，这时家里人都睡了，他们谈一阵之后，此人便离去。第二天，姑父把我叫到内屋，递给我一张写有字的纸，要我念给他听。纸上的内容，除头尾外，中间有十句话，但后面的四句实在回忆不起了。其内容及格式是这样的：

“仲修兄：

当今世界，

军家蜂起。

你我无备，

有失良机。

推兄为首，

吾忠荐举。

.....

余湖亮笔

×月×日”

我念完，自感脸烧。因第二句后的好几句不解其意，第六句的“荐”（原为繁体字）也认不得，因此记忆深刻。当我读完后，他没叫我解释就自言自语道：“这些人都想拉我

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他们卖命，钱再多，官再大，我也不干。太不量力了，以后统统都要被消灭的。还是你大哥张承业他们说对，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我已决定，生是人民政府的人，死是人民政府的‘鬼’了。”

还有一个白天中午，龙质彬、周立蒸带着五、六十人枪，由太平去黄家湾，途经姑父家，作短暂休息。正好这天早上，他刚从区返家，将龙、周迎进内屋就坐。我第一次到内屋送茶，他们三人谈论当时形势，听周说，“我们拖出来，因前晚司朝昆（原是地下党员，后叛变投敌）被刺，因此离开他们（指人民政府）。”第二次送茶，听到龙说：

“老弟！，眼光放远些，北方是共产党的天下，可南方他们就不能立足。李仿尧、张承业将来是要吃亏的。”周接着补充：“势态就是这么回事。”第三次我又去送茶，只听姑父大胆说：“大哥！至于形势，我不太清楚，但我认为共产党是有一定实力的，15年前，中央军在我们这里把红军追打着走，而15年后的今天，他们却又打了回来，……。”龙、周动身时，龙说了这么一句：“老弟！吹火筒做眼镜——长着眼睛瞧吧。”周也讲了一句：“老弟！骑驴看书——走着瞧吧！”姑父送他们出门后回到屋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社会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才行。你大哥张承业叫你表哥陈诗文去进解放军办的军政大学，我支持他去，而且叫他听领导的话，‘靠山不能枉烧柴，挨河哪能浪费水。’好好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想搞反动的人，是灯蛾扑火——自取灭亡。”



### (三)

姑父在任职石场区中队长期间，曾袭击土匪多次，无不获胜。1950年3月，匪首余湖亮、周明三等四人，纠集匪徒300余名，在清池罗坪开会，准备攻打清池乡人民政府。区长裴慕彬、副区长张承业、区剿匪指挥所副主任李访明等开会，决定区中队长陈仲修带队前往袭击。由于匪徒数倍于我，战斗非常激烈。我的姑父作为中队长，身先士卒，全中队在他的指挥下，个个英勇杀敌，人人奋勇当先，匪首余湖亮、周立蒸被生擒（后被看管人员赵全放走）。

这次战斗，击毙击伤和生俘敌几十名，缴获部分武器。除中队长外，无人伤亡。战斗胜利结束了；但姑父却负了重伤，他被连夜送县城医治。由于路途较远，时间太长，伤势过重，流血较多，经抢救无效，光荣地牺牲于金沙人民医院。姑父为金沙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奉献了他年青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生前说的“我生是人民政府的人，死是人民政府的‘鬼’”的誓言。

附注：刚解放，我和表兄陈诗文去他家，一周后，他去遵义进军政大学，我仍留此处，因知其上述详情，所以写得此文。

1989.5.15.